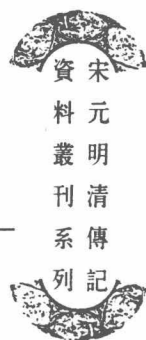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6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杜大珪 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

中卷四九—五五
下卷一—二五

宋刊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九

李黃門清臣行狀

太史鼎

補之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學士北京留守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其孤祥祉稜褫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李氏系出臯陶唐虞之際臯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暕暕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曾祖宗壽自邦直贈太傅祖士明贈太師考革贈太陽冀國公而程氏寔生公祖以上兩世不仕冀國公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徙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其哲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有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更以其

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
 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彙讀即以林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薦文忠歐陽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
 書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脩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
 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兩京師
 巨異數見言者多議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
 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
 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
 之大譬之於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
 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
 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
 者陳鄧許亳飢饉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
 使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強力通爲之
 而不役不征甚者頽還之於農商無以爲吏則吏寧且欲崇禮制
 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員外郎蘇州節度判官

公以和川考滿當改官舉者踰十人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銓張揆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舍之薄矣願待之按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以制舉遷英宗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目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歐陽公首薦公會以陳夫人喪服除召試神宗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人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博彥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九九百揮公言慶兵造意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及絳貶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閣一時

觴詠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失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狀其行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之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肅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又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創涼牢寒則至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集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旣對上曰卿博通今古近召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選舉等三文案數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至其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愈矣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之目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讀無不覽且採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公曰中貴人何爲

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

楚國夫人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頴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

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謬數十事
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

上復批出曰可李

李清臣權俄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

上頴益溫蓋載

訪以禮樂之事公於經訓成誦敷奏尤悉

上亦自言古先述作

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

右正言知制誥

上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

惟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爾公對如

上旨會

上以府

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離合詳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誓

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

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

甚其載

上訓之略曰五教立未訓五法亟下是日暴民治用弗

格以成

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旣進

上曰卿文章通經誥所

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頊挂名於其間爾繼命撰修都

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辭尤宏放

上意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

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

甚急且辭

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

置公重地

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

還爲翰林學士

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侂郡王謂公曰

卿何日當直欲宣侂異姓而王非例也爲

朕述此意其寵異

他學士如此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

上諭宰臣王珪曰安

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尋遷朝散大夫

上命清

臣曰吏部掌銓衡關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施行政事

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

知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舒亶常以事劾公至是亶以

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

有罪非賊也同列曰清臣黨亶爾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

其事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

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特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

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去然須垂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不避也遽命取旨書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又取旨書太后權同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振糴食者所活以萬計移知永興軍召還爲吏部尚書姚勗駁之改知真定府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后山陵使拜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勗復駁之上詔它官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爲更先王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他舍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省供職惇持論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勅榜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

金明寨去經略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夫主

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先登爭利輕身與

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

裁處後得惠卿奏誅衛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貶荆湖間

逾年應募叙公今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

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常再駁公除占以激之公

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得罪薄

公在中書既論䟽不合有飛語欲中公懼丐罷政知真定府

今上即位以禮部尚書召久之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

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及事下給

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

自當爲一世公上䟽是太常議乃定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

夢爲春詞却有返遼東之語示子祥曰非休證也懇出知大名府

無幾何薨有大星晝墮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

啓手足以手整巾問日暮報由時遂瞑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爲人寬和容物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其學務操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音尤爲餘事尤早爲忠獻韓公文忠歐陽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旣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奧曄然一代之後也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叙公之行義不得辭謹狀

曾舍人鞏行狀

內翰曾

准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

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元配吳氏光祿少卿宗格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大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哲忘愈怠憊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某原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某始也初歲及參父子俱仕孔子歲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博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著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

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今古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儘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正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有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嫉忌之然不爲之亦也其

村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土爲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主意縣
是明督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州賴以治初嘉
祐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
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
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
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
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調屬縣召富人使自實
粟數摠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
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
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
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貴雄里中
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器服擬乘輿高力能
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立自取上尚置子法
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杜推堙盜奪篡囚縱
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遇是時

州縣夫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
皆籍記有警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告
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
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
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郡清
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越負山瀕海有銅鹽之
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
觀望十百爲輩旣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
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
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爲亂也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
者幾二百人又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
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負以壯聲勢自是
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不
之如齊盜爲引去公爲人除大患者旣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

頽壞闢訟衰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
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
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
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
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施無名渡錢爲橋
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
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旣罷
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襄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
以爲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
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
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
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晷候視記其全失多寡
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
急歛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
處次舍井甕什器皆有條理兵旣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爲